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七十七回 饞小斯爭嘴唆人 風老婆撒極上吊

莫將飯食作尋常，一盞羊羹致國亡。因下壺餐來國士，忘陳醴酒去高良。 大凡美味應當共，但遇珍羞不可藏。只為垂涎勞食指，唆人奔走又懸樑。

卻說素姐做了古今的奇惡，也就犯了天下的公惡，真是「親戚畔之」，「路人切齒」；所以狄希陳在京開當舖，娶兩頭大，接了調羹母子到京，與童奶奶一伙同住，眾人相約只要瞞哄素姐一人。

相進士家的家人相旺，原是從幼支使大的，往狄希陳下處時常走動，都只是他一人。凡他走去，童奶奶、寄姐、調羹，便是狄希陳合虎哥，都不把他當外人相待，遇酒留飲，逢飯讓吃，習以為常。

一日，相進士夫人央寄姐穿著一個珍珠頭墊，相大姘子又叫調羹做著兩件小衣裳，差了相旺去取。相旺跨進門去，天將晌午，調羹合小珍珠在廚房裡邊柴鍋上烙青韭羊肉合子，弄得家前院後噴鼻的馨香，饞得相旺咕咕的咽唾沫，心裡指望必定要留他吃這美味，五臟神已是張了一個大口在那裡專等。不料童奶奶將調羹做完的衣服，寄姐將穿完的珠墊，各用包袱紙裹，交付相旺手內。相旺還要指望留他，故意問道：「狄奶奶不說甚麼，我且回去罷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待留你吃飯，只怕太太家裡等得緊。你且去罷，我改日留你。」把一個相旺大管家乾咽了一頓唾沫，心中懷恨，便從此以後在相大姘子與相進士娘子面前時時纂捏是非。虧相大姘子只以親情為重，不以小人之言為真，不放在肚裡理論。可的差他回山東家去，想道：「既是挑唆家裡太太與奶奶不動，我乘機將狄大爺京中乾的勾當盡情洩露，叫這員猛熊女將御駕親征，叫那調羹寄姐穩坐不得龍牀安穩，吃不下青韭羊肉香烘烘的合餅，豈不妙哉！」遂將狄希陳京中的細微曲折，合盤托與了素姐。

這素姐能有甚麼涵養，容得這樣的事？暴跳如雷，即刻就要進京，算計翻江攪海，大鬧京師，狠命的央及相旺隨往。相旺道：「我一則尚有許多事體未完，時下且不得就去；二則我也不敢跟狄奶奶去。狄大爺一定說是我來透漏消息，請了狄奶奶去攪亂壇場。狄大爺或者不好難為得我，我家太爺少爺一頓板子穩穩脫不去的。狄奶奶，你要去自去，去到那裡，千千萬萬隻不要說是我的多嘴。如有人疑在我的身上，狄奶奶，你務必暫也與我說個，替我洗清了才好，也不枉了我為狄奶奶一場。」

素姐聽允，只得回到薛家與龍氏說這原故。龍氏若是有正經的人，勸解女兒說道：「你為人原不該把漢子趕盡殺絕，使他沒有容身之處。他一個男子漢，有血性，又有銀錢，又有一雙大腳，山南海北的會走。你『此處不留他，另有留他處』。你只該自悔，不要恨人。」豈不也姓姓他的歪性？誰知這龍氏自從薛教授夫婦去世。沒了兩個有正經的老人家時時拘管他，便使出那今來古往、天下通行、不省事、不達理、沒見食麵、不知香臭的小婦性子。他先罵在前頭，千沒天理，萬沒良心，「忘了結髮正頭之妻，另娶歪拉沒根之婦，罪不可容；更兼拐了調羹同住，法不可赦。極該就去，立逼著他賣了這兩個淫婦，方是斬草除根。我極該合你同去，只恨你這兩個兄弟一定攔我！我叫小再冬跟了你去。」主意已定，收拾行李，托人看家，算計僱短盤頭口就道。

小再冬合他兩個哥哥說知。薛如卞回說：「既是主意定了，俺也不好攔你。但京中比不的咱這鄉里，至尊坐著一位皇帝，以次閣老尚書侯伯御史坐著幾千幾萬，容不的人撒野，但犯著些兒的，重是剛罪，輕是砍頭。咱姐姐這個行持，再沒有不弄卞的。他自作自受的悔，難為你初世為人，陷在柳州城裡，你空直著脖子叫俺兩個哥，就叫到跟前，也救你的你！且是也要拍拍自己的良心，把人凌逼的到了這們個地位，人躲出去罷了，還要尋到那裡去。」再冬說：「你說的唬殺我，我不合他去罷。」薛如卞道：「你既許過同行，怎麼又好改口？你只見景生情，別要跟著姐姐胡做，得瞞就瞞，得哄就哄，侮弄著他走一遭回來就罷。你要不聽俺的話，別說惹出大禍來帶累殺你，相覲皇見做著工部，替他表兄出氣，拿了你去，呼給你頓板子，發到兵馬司，把你遞解還鄉，你這點命兒是不消指望的了。謹慎著就是，俺也再無別話囑咐。」再冬起初說跟他姐姐進京，甚是揚威耀武，叫兩個哥這一頓，說的敗興之極；幸得人還伶俐，轉想兩個哥所說之言甚是有理，深以為然，擇日登程，坎著一頂愁帽。

再說狄希陳在京住了一年有餘，時常在兵部窪當舖裡邊料理生意，陰天下雨在自家下處守著寄姐頑耍，再與調羹、童奶奶閒話，三頭兩日看望母舅姘母，與相進士相聚，甚是快活，倒也絕無想家之心，只有得離素姐為幸。一日夜間，忽然得了一夢，夢見素姐將狄希陳所住之房做了八百兩銀子賣與一個劉舉人去了，當時拆毀翻蓋。狄希陳親眼見他，將馬棚後一個大長石槽著了許多人移在他處，將地掘了下去，方方的一個大池，池內都是雪白的元寶，劉舉人叫人都運到自己家去。狄希陳與他爭論，說：「房子雖賣，這銀子是我父親所埋，親自交付與我，你如何將銀掘去？你即不肯全交付還我，合你平分，也是應行的。」劉舉人道：「你的妻子既將房賣與我，上上下下，盡屬於我，你如何妄爭？」叫家人：「■了毛，送到縣裡去枷號這個光棍！」狄希陳說：「我是明水鎮祖舊人家，我豈是光棍？我由學校援例外，欽授四川成都府經歷，我的嫡親表弟兄為工部主事，我豈怕你！」轉眼卻不是劉舉人，卻是丈人薛教授在那裡指點拆房。那池中元寶都是些小刺蝟亂跑。晝後邊跑出一隻狼來，望著狄希陳撲咬。驚醒轉來，恰是一夢。當即與寄姐說知。次日，又與調羹告訴。調羹道：「夢也雖不可信，但這夢也甚覺蹊蹺。他這般為人，此事也是做得出的。你兄弟兩人一生的過活全是仗賴這點東西，萬一果似所夢，這就坑死人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若果有此事，我不在家，難道一個女人在家，誰就好買這房子？」調羹道：「若論別人，果真也不好買，就買了，你也合他說的話響；若果真賣與了劉舉人，這個歪慳東西，你合他纏出甚麼青紅皂白？你這一年半不曾回去，兩個老人家的墳一定也沒人拜掃，巧姐姐也沒個信息，你乘此到家看看也好。若是兩個老人家的喜神合神沒人供養，你攬空子請了這來也好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劉姐，你說的有理，你就替我收拾行李，我今就合舅舅姘母相兄弟說聲，看個日子就走。」果然吃過飯走到相家，說其所以。相棟宇夫婦也說該去。

狄周當舖管理不得脫身，相棟宇說：「你叫他跟去，他還知道事體，也可以與你做幫手。當舖中，我又閒著無事，我時常替你照管。」狄希陳感戴不淺，辭了舅姘表弟，別了童奶奶、調羹、寄姐，仍帶了狄周、呂祥、小選子回去。這通南北二京的大路，你過我來，你行我住，你早我晚，錯過了不撞見的甚多。素姐北上，狄希陳南下，不知何處相錯，竟是不曾遇著。

素姐進了順城門，一直走到錦衣衛後洪井衙衛狄希陳下處，敲開門。再冬在門外照料行李。素姐是個女人，不用人通報，一直徑到後邊，抬起眼來，一窩都是生人。看見素姐進去，一個個都大驚小怪起來，問說：「是那裡來的？是做甚麼？」素姐說：「倒問我是這裡來的！我做甚麼！你們都是這裡來的？在這裡做甚麼呢？那賊割一萬刀子的強人在那裡？不出來麼！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古怪的緊！那裡跑得這們一個風歪辣貨來潑口罵人！」

調羹在後邊做甚麼，沒出來。童奶奶叫道：「呃！你做什麼哩？不知那裡來的一個倚老婆，你來看看呀！」調羹鑽出頭來，素姐瞎塌了個眼，又沒了鼻子，風塵黑瘦的，不似了昔日的形像。調羹倒還在廝認，素姐卻甚是認得調羹，開口罵道：「賊淫婦！賊歪辣骨臭肉！弄的好圈套！嫁的好人家！誰知把我的漢子霸佔住了！」調羹方才知是素姐，隨接口說道：「你別要撒野！我不是你家人，不受你的氣了！這也奇的緊！我已嫁了人一年多了，你老遠的又尋到我這裡來！」

童奶奶是甚麼人呀，斬斬眼知道腳底板動的主兒，已是知道是狄希陳的大娘子，但心裡想說：「從來知道素姐是個標緻的人，卻又怎麼瞎著個眼，少著個鼻子？」疑似未定，故問調羹道：「外甥，你認的他麼？你合他說話？」調羹道：「這就是我前邊狄家的兒媳婦兒，他不知怎麼尋到我這裡來了！」素姐道：「你霸佔著我漢子，我怎麼不來尋你？」童奶奶道：「你這位娘子別要胡說！他是我的外甥，我是他的姨娘。他從你山東來，沒有投奔，就到了我家。我為他年小無靠的，勸他嫁夫著主的去了。他嫁的是個知縣，往鄆都縣到任去了，因路遠沒合他同去，留下叫我養活他。沒的他嫁的這漢子也是你的漢子麼！他霸佔你的！」

素姐道：「我的漢子是狄希陳，是個監生，從年時到京叫淫婦們霸佔一年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話我不醒的。」問調羹道：「你果然見甚麼狄希陳來麼？」調羹道：「你看麼！我在京，離著山東一千里地，我見他甚麼狄希陳呀！」童奶奶道：「聞名不如

見面。我的外甥每日說你這些好處，原來是這們個人兒！今日出了你家門，明日就合你不相干了，你來尋不的他了！」素姐道：「俺漢子尋的小老婆寄姐呢？童銀的老婆呢？」童奶奶：「你又奇了！只怕你是風了！我姓賂，俺家是錦衣衛校尉，專拿走空的人。」指著寄姐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兒媳婦兒，我的兒子往衛裡辦事沒在家。你走便走，再要在這裡胡說白道，我叫了我的兒來，拿你到錦衣衛裡，問你個打詐！」素姐見無對證，也就軟了半截。

京中是人不叫爺不說話的所在，山東人雖是粗濁，這明水更是粗濁之鄉，再冬聽素姐在裡邊錯了頭腦，也便知道在外邊察訪。但是向人低聲下氣，稱呼他「爺」，然後問他，他自然有人和你說知所以。是不是穿了一領明青布大袖夾襖，綴了條粉白絹護領，一雙長臉深跟明青布鞋，沙絲絹線鎖了雲頭琴面，哭喪著個猴臉，走到人跟前，劈頭子就是呃的一聲：「這裡有個狄監生在那裡住？」那京師的人聽見這個聲噪，詫異的就極了。有那忠厚的，還答應他一聲：「不知道！」有那不忠厚的，瞪起眼來看他兩眼，說：「那裡來的這村杭子！只怕是個騷子，緝事的不該拿他廠衛裡去麼！」所以再冬空打聽了半日，沒打聽出一點信來。

素姐叫調羹合童奶奶雌了一頭冷灰，只得含羞而出，依著相旺所說的去處，尋到兵部窪開當舖的所在，只見果然一個當舖，走到跟前，正見相棟宇戴著黑縐紗方巾，穿著天藍縐紗襖子，靛鞋綾襪，坐在裡邊。素姐道：「這不是相大舅？你外甥狄希陳呢？」相棟宇抬起頭來看道：「你是外甥媳婦呢。你來做甚麼？」素姐說：「我來尋你外甥。」相棟宇道：「你是多管來的？外甥往家去了，你沒撞見麼？」素姐說：「他幾時去的？我怎麼沒撞見呢？他的下處在那裡？」相棟宇道：「他就在我宅裡住，沒別有下處。」素姐說：「人道他在洪井衛衙娶了童銀的閨女小寄姐，合調羹一堆住著。我剛才尋到那裡，只見了調羹，再沒見別人。那家子姓賂，又不姓童，是調羹的姨娘家。調羹嫁的是個鄆都縣知縣，到任去了。因路遠沒帶他去，留與他姨娘家養活著哩。」相棟宇道：「這事，我通深不知道，外甥也沒合我說。」

素姐問：「這當舖是誰的？」相棟宇道：「你小叔兒做著個窮部屬，攪纏不來，我所以合個伙計賺些利錢，幫貼你小叔兒做官。」素姐說：「人說是你外甥開的，狄周掌櫃。」相棟宇道：「人的瞎話！人見外甥日逐在舖裡坐著，狄周時常往來，就說的別了。這裡不是久站的，快住宅裡去。」叫虎哥：「你去叫頂轎子來。」讓素姐坐上，薛再冬跟著，到了相主事私宅。相主事娘子合大妗子接著。相棟宇恐怕說又了話，搶著說了素姐來意：「先到了洪井衛衙，正見了調羹，已是嫁了鄆都知縣，不曾隨任；又到了當舖，我才僱了轎子送他回來。」相大妗子婆媳順了相棟宇的口氣說話，一味支吾他過去，又問他的眼睛因甚瞎了，又因甚沒了鼻頭。他不肯說是把獼猴當了狄希陳時時毒打，只說是一個弄猴的走了猴，走到他家，他去擒捉，被猴搥了眼珠，啃了鼻子。大妗子叫他與他收拾臥房，鋪設牀帳，叫他安歇；又安排了再冬住的所在；嚴諭了眾人不許說出狄希陳半個字的行藏，瞞的鐵桶相似。

素姐只是放心不下。再冬聳頭聳腦的，這樣一個海闊京城，人山人海，門也是不敢出的，沒處去打聽風信。素姐幾番要自己再往洪井衛衙看他的破綻。大妗子道：「這是官衙，豈容女人出去？你既進了這門，休想再要出去，只等你小叔兒升轉才是咱們離京回去之日。」弄得個素姐就是只猛虎落在陷阱裡，空只發威，不能動彈，好生難過。從素姐進衙的次日，相棟宇自己到了狄家見調羹說知此事，大家倒笑了一場，只猜不覺是那個濫嘴的泄了機關，致他自己尋到這裡。

按下這頭。再說狄希陳回到明水，竟到家門，清灰冷水，塵土滿門，止有一家住房細戶看守，甚餘房屋盡行關鎖。問知素姐自己上京尋找，狄希陳不勝淒涼，只得尋到崔近塘家住歇。安了行李，吃了飯，才到丈人家去，見了薛如卞兄弟，進去見了妹妹巧姐，兄妹甚是悲酸。龍氏出來相見，說道：「你京中買了房子，另娶了家小，接了調羹同住，棄掉了俺的女兒，你就再不消回來，卻又回家做甚？」狄希陳再三抵賴。龍氏道：「見放著新家的小隨童是個活口，你還強辯不認？你只指著你那旺跳的身子說兩個誓，我就罷了。為甚麼俺閨女才去，你倒回來？這不是你有心麼？」薛如卞道：「沒正經！家去了一個客，經年來到家，涼水不呵一口，上落這們一頓！」

薛如卞兄弟將狄希陳讓到客位，再三留坐，狄希陳也沒肯住下。次日置了祭品，接了巧姐同到狄員外夫婦墳上祭掃；又開進自己門去遍尋狄員外夫婦的神主喜神不見，再三尋找，狄員外的神主在一爛紙裏，狄婆子的神主在一個箱底下墊著架箱的腿；又找尋喜神，都在卷棚內翻過來貼著土牆！狄希陳看到此等景象，也不由不良心發現，痛哭一場。狄希陳叫人收拾房屋，從新供養起來，從崔近塘家搬回行李，在家同狄周主僕四人打光棍居住；看那馬棚石槽，依然如舊。狄希陳將近兩年不曾回去，多叫匠人修理房舍，也日逐沒有工夫，便中打聽得劉舉人家大興土木，掘地拆牆，開下地去，得了一池大銀，約有五千之數。狄希陳也甚是詫異，在家住了兩個多月，掛念素姐在京不知如何作孽，萬一與調羹、寄姐爭差違礙，致出事來，大有不便，千著萬著，做我不著，急急收拾行李，仍往京師。狄希陳要圖安逸，從德州搭了座船由水路進發。

再說素姐嫁在狄家十有餘年，無拘無束，沒收沒管，散誕慣了的野性。在家之時，遇著憂悶，或是南寺燒香，與甚麼尼姑講道；或是北寺拜佛，與甚麼和尚參禪；手腕發癢，拿過狄希陳來打損出將；嘴唇乾燥，把狄希陳罵頓消閒。如今弄在相主事宅內居住，除了那所宅子裡邊，外面是一步也沒處去的。狄希陳又不在跟前，無人供他的打罵，好生氣悶。時常在相主事娘子面前，央他在公婆和丈夫面前攛掇一聲，他要到甚麼隆福、承恩、雙塔、白塔、香山、碧雲各處寺院遊玩一番，也是不枉來京一度。相主事娘子道：「一個做官的所在，豈可容女人出去串寺尋僧？成何道理！」回絕了他，不肯與他陳說。素姐道：「別的庵觀寺院，你說是有甚麼和尚道士，不許我去，也便猶可。我聽說京城裡邊有一座皇姑寺，說也都是皇親國戚家的夫人小姐在內剃度修行，內相把門，絕無男子在內，不知多少夫人侍長都到那裡遊玩。這個所在，難道也不許我去走一遭？這務必要你作成。你與妗子肯陪我同行，更是好事；如不肯陪，我自己獨行，事無不可。」相主事娘子又再三阻他。素姐道：「你做官的日子短，咱家裡妗子相處的日子長，你就拿出官兒娘子的臉來！你不要管他，你只替我在大舅合妗子面前盡力攛掇，相大叔面前替我圓成。」相主事娘子被他纏繞不過，只得替他在相主事面前說了前話。相主事只當戲談，全不在意。

次日，素姐親自見了相主事，問道：「我要到皇姑寺一看，央他孀子講說，不知講過不曾？」相主事道：「你見誰家見任的官放出女人上廟？咱家這們些景致，你見有繡江縣知縣丞的奶奶親戚出來頑耍的沒有？如悶的慌了，合娘坐著說話兒消閒，或與小孀兒看牌、下別棋、搵子兒。等狄大哥來時，把你交付給他，可任你『皇姑寺』，『黑姑寺』，你可去。」素姐道：「有那些閒話！你不叫我去罷，做了幾日官，開口起來就是做官的人家長，做官的人家短！我知道，你又尋我使那胭脂黑墨污你那只眼哩！」相主事道：「還敢說！不是為污了俺的眼，乾瞎一個眼麼！」素姐道：「罷，你是甚麼大的們，污了您的眼就叫我瞎眼？我倒又沒了鼻子，可為怎麼來？」相主事道：「這又有報應。可是你前年打醮唸經咒罵狄大哥合薛大哥薛妹夫的果報。你唸經咒他們叫他無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只怕這耳朵合舌頭身子都還不停當哩！」相主事笑著往外去。

素姐為不叫他往皇姑寺去，從此敦葫蘆掙馬杓發作道：「您麼是為做官圖名圖利，吃著牢食，坐著軟監就罷了；我是為甚麼，犯下甚麼罪來，誣我在死囚牢裡，一日關著，三頓飯吃，使我不見天日？你叫我出去便罷，實要不叫我出去，我不是抹了頭，一根繩子吊殺，把這點命兒交付與你，我那屈死鬼魂可也在北京城裡遊蕩遊蕩。」整日發作，還只指望著相主事放他出去。誰知相主事拿定主意，只是不理，憑他撒騷放屁，只當耳邊之風。

一日，合當有事，為這不放他出去，又合相主事鬥了會子嘴，也就罷了，大家收拾睡覺。素姐聽得人都睡靜，拿了一根東腰的絲線鸞線，悄悄的走在相主事房門外門上懸空自縊。虧不盡相主事要小解，腳踏上去摸著沒有夜壺，知是丫頭忘了，不曾提進，叫起丫頭開門去取。那丫頭開了門，一隻腳方才跨出，噯啣的一聲大喊，隨說：「不好！一個人扳著門上框打滴溜哩！」相主事道：「這可古怪！是甚麼人呢？」相主事娘子道：「再沒別人，就是狄大嫂。」叫丫頭道：「不摸摸他身上還熱不熱。」丫頭說：「我害怕，我不敢摸呢。」

相主事夫婦都連忙起來，摸他身上還是滾熱的，嗓子里正打呼盧。相主事娘子抱著往上撮，相主事叫起爹娘並那上宿的家人媳婦。喜是十四日二更天氣，正有月色，看的分明。相大妗子道：「這不是沒要緊麼！這可是為甚麼來！依著我不消救他，替陳哥除

了害罷！買個材裝了，送他家去！」相大舅道：「甚麼話呀！快救下來，看束殺了！」相主事叫他娘子躲過，使人請薛三哥進來看著解他。使人開了宅門，從睡夢中把再冬請得進來，只問為怎麼來。相棟宇道：「誰知他為甚麼來！等救過他來科，你可問他是為甚麼。」

兩個家人娘子倒替著往上撮，一個把繩剪。雖然是救的快，也就弔的直眉豎眼的，解了套子，歇了一會，吐了幾口痰，方才手之舞之的道：「扯淡！誰叫您們救下我來！」再冬問道：「姐姐，你為怎麼乾這們拙事？沒的相大爺合相大娘有甚麼難為姐姐來，你做這事？這若是救的遲了，你這不是瑣碎相大哥麼？你同著眾人，你說說是為怎麼。」素姐說：「我不為怎麼，我只受不的叫我去坐監！」再冬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姐姐，你說的甚麼話！不當家！姐姐，你待等姐夫呢，你耐著心等著。相大娘少你吃的，少你穿的？你怕見等，咱收拾往家去，相大娘也沒有強拉著你的理，那裡放著乾這勾當？」

再冬只管數說，不提防素姐聽的一聲，劈臉一個巴掌，括辣辣通像似打了一個霹靂，把個再冬打得頭暈了勾半宿。素姐罵道：「小砍頭的！你也待學你那兩個哥的短命，管著我哩！人家拿著當賊囚似的防備，門也不叫我出出！別的寺院說有和尚哩，道士哩，不叫去，罷麼！一個皇姑寺，脫不了都是些尼僧，連把門的都是內官子，掐了我塊肉去了？連這也不叫我去看看！我再三苦央，只是不依，我要這命待怎麼！我把這點子命交付給了他，我那鬼魂，你可也禁不住我，可也憑著我悠悠蕩蕩的在京城裡頑幾日才托生呀！你就有這們些瓜兒多子兒少的念誦我！」再冬道：「姐姐，你倒不消哩，好便好，不好，我消不得一兩銀子，僱上短盤，這們長天，消不得五日，我撩下你，我自己跑到家裡！」眾人行說行勸，扶素姐歸了臥房，撥了兩個家人媳婦伺候看守。相大舅合相主事各人夫婦都回房宿歇。不知後來若何結局，曾否放素姐出去遊玩，再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